

## 朱震易學對〈坎〉、〈離〉之建構

王品勻\*

### 摘要

在《易傳》中「日月為易」的概念已被多次提出，加上《說卦傳》提出「離為日」、「坎為月」的易象，使得〈坎〉、〈離〉兩卦具有特殊的討論價值。

朱震會通漢易與宋易，承傳象數的主張，亦不偏頗義理及圖書。漢上先生融會了歷來的易學觀念，繼承先儒的主張，為了統攝整個《易》學脈絡，提出不少卦變的方式，使得陰陽、乾坤皆能互通，然而卻落於繁瑣及穿鑿附會之嫌。朱震在先儒的基礎下，自創圖式以表達對世界宇宙觀的認識，其中〈坎〉、〈離〉相關圖式，不僅體現〈坎〉、〈離〉之特殊地位，亦融攝漢代氣化宇宙論於中，故筆者欲以此為進路探析朱震易學中〈坎〉、〈離〉的特殊價值。

**關鍵字：**朱震、坎離、日月為易、圖書易學

---

\* 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生

承蒙大會抬愛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批評指教，拙作受到陳睿宏博士啟蒙與指導，無任感荷。



## 一、前言

自宋代陳搏以降，圖書之學開展，與漢代豐富的象數觀及經學義理化的時代特色結合，成為兩宋時期易學研究的主要視域。

「朱震所進之圖，而揮擴以盡其變，其于推《易》秘旨可謂十得八九矣。」<sup>1</sup>清代毛奇齡在《仲氏易》肯定朱震，認為朱震對圖式的保留，對於擴展《周易》的易象及變化有極大幫助。<sup>2</sup>不僅如此，朱震亦融合漢代氣化宇宙觀的體系，豐富圖書之學的內容，可說是宋代圖書之學的集大成者。

朱震在《漢上易傳卦圖》所列的圖式共有四十四種。上卷首列易學三大圖式<sup>3</sup>外，亦詳列前儒所立之圖，如李挺之《卦變反對圖》、虞翻《日月納甲圖》等不一而足。書中亦不乏有朱震自行新創之圖式，其中〈月之盈虛圖〉、〈日之出入圖〉、〈天壬地癸會於北方圖〉與〈坎離天地之中圖〉等圖都是對〈乾〉、〈坤〉地位張揚延伸至〈坎〉、〈離〉所建構出的《易》道流動之系統。

《繫辭傳·下》：「子曰：乾坤其易之門邪！乾，陽物也；坤，陰物也。陰陽合德，而剛柔有體，以體天地之撰，以通神明之德」<sup>4</sup>說明〈乾〉、〈坤〉兩卦在易經中具有門戶的地位。純陽的〈乾〉及純陰〈坤〉與「陰陽」其有著「氣」與「神用」的關係，是以可謂同源。<sup>5</sup>〈乾〉、〈坤〉的地位被拉抬至宇宙創生的高度，成為萬物化生的根源。朱震在《周易集傳序》<sup>6</sup>云：

聖人觀陰陽之變而立卦，效天下之動而生爻。變動之別，其傳有五：曰動爻，曰卦變，曰互體，曰五行，曰納甲，而卦變之中，又有變焉。一、三、五，陽也；二、四、六，陰也。天地相函，坎離相交，謂之位。<sup>7</sup>

<sup>1</sup> [清]毛奇齡：《仲氏易·卷二》，收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41冊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），卷41，葉7。

<sup>2</sup> 朱震提出易象為《周易》之基礎，並以卦變為主體。對於卦變朱震有多種解讀，詳可參閱唐琳：〈朱震易學思想述評〉，《周易研究》第147期（2018年2月），頁23-30。

<sup>3</sup> 即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、《伏羲八卦圖》、《文王八卦圖》及《太極圖》，清代紀昀在為《漢上易傳》提要時這樣敘述，「惟所敘圖書授受，謂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，更三傳而至邵雍，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，更三傳而至劉牧，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，再傳至程顥、程頤……」。詳見：〔北宋〕朱震：《漢上易傳·提要》，收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1冊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），卷11，葉2。

<sup>4</sup> [唐]李鼎祚：《周易集解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年），頁477-478。

<sup>5</sup> 陳睿宏先生以張載《橫渠易說》說明乾坤與陰陽的關係，認為乾坤與陰陽具備可替代性，乃因兩者為「氣」與「神用」的關係。張載此說後為朱震所繼承。詳見陳睿宏（陳伯适）：《義理、象數與圖書之兼綜——朱震易學研究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，2011年），頁120。

<sup>6</sup> 《漢上易傳》最早版本為宋刻本，今主要保存版本有宋刻本、通本、四庫本，其餘版本皆由此重印之。筆者文中皆以今人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2007年）為主要徵引，前賢以四庫本為底本，以宋刊本、通本及其他本為校本，同時參考地方志書做註解。

<sup>7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集傳序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7。

朱震易學以「變動」為主軸，建構出多元豐富的卦變思想。小從爻位的剛柔往來，大至卦體旁通皆可以相互變化轉換。〈乾〉、〈坤〉兩卦相互含攝，成為皆不得位的〈坎〉以及皆得位的〈離〉。從「變」的角度而言，〈坎〉、〈離〉象徵著卦爻變動的特殊意義，即易學中當位不當位的關係。朱震又云：

乾生者四卦，坤生者四卦，八卦變，復生六十四。坎、離肖乾、坤者也。大過、小過、頤、中孚肖坎、離者也。故乾、坤不動，而坎、離四卦亦莫之動，其略陳於《雜卦》，其詳其於六十四卦之《象》，所謂『辨是與非』者也。此卦變之中，又有變焉者也。<sup>8</sup>

此段乃朱震易學之核心，其認為卦的推衍是由「卦變」又產生「卦變」的結果。〈乾〉、〈坤〉扮演父母卦的角色，變化出八卦，八卦再變化成六十四卦。雖八卦皆由〈乾〉、〈坤〉推演而至，然而朱震卻特別強調〈坎〉、〈離〉與〈乾〉、〈坤〉的關係，〈坎〉、〈離〉具備與〈乾〉、〈坤〉相似的特殊意義，是以接續產生〈大過〉、〈小過〉、〈頤〉、〈中孚〉等。

今人在朱震易學的研究成果頗豐。唐琳先生對朱震的研究非常全面，包含其納甲觀、太極觀、思想評述等，<sup>9</sup>然其重心以「卦變」為主，其餘論述較為簡略。陳睿宏（伯适）對朱震的研究更為豐富，包含義理、象數與圖書，<sup>10</sup>其中〈朱震易學思想中「乾坤」的重要意義〉<sup>11</sup>主要討論朱震的氣化宇宙觀，並闡明「乾坤」具備的創生意義，陳先生之著作仍留於本源與創生之關係，給予筆者探討「坎離」為乾坤之用的啟發。銘傳大學曾復祺《朱震易學之研究》<sup>12</sup>雖羅列朱震各式卦圖，然僅囿於圖式整理，並未深入闡述該圖背後之思想。臺灣師範大學陳志淵《朱震（漢上易傳）研究》<sup>13</sup>針對朱震易學圖有清楚的闡述，主要說明圖書之學的演變，以及漢上易圖的理序，除了三大圖式編排順序所蘊含的宇宙觀外，亦提及律呂與易所結合之各圖，卻以為朱震所制之圖僅繼承與修正，並無創新處。中國先進劉伯東《朱震象數易學研究》<sup>14</sup>一文，主要以歷史視域客觀評析朱震易學與時代、時人的緊密關係，亦針對易圖思想特色開展一節，主要以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、《先

<sup>8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集傳序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2。

<sup>9</sup> 詳見其著作，唐琳：《朱震的易學視域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2007年）。

<sup>10</sup> 2011年出版有《義理、象數與圖書之兼綜——朱震易學研究》一書。

<sup>11</sup> 陳睿宏（伯适）：〈朱震易學思想中「乾坤」的重要意義〉，《東華漢學》，第12期（2010年12月），頁59-188。

<sup>12</sup> 曾復祺：《朱震易學之研究》（臺北：銘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8年）。

<sup>13</sup> 陳志淵：《朱震（漢上易傳）研究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，1993年）。

<sup>14</sup> 劉伯東：《朱震象數易學研究》（保定：河北大學宋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21年）。

後天八卦圖》、《卦氣圖》為討論對象，雖著重於朱震圖式所受前人之影響，然作者討論之圖式，皆為歷來所重的基本圖式，雖可深入探討，但圖說創見上可有補足處。山東大學陶英娜《朱震易學哲學探微》<sup>15</sup>主要著重在義理闡發，結合漢代象數體例及朱震易學之淵源，論述其卦變及義理思想，雖有開圖書一節，仍以三大圖式為討論核心，其餘各圖僅概略式簡介。

朱震融會了歷來的易學觀念，不偏失象數或義理，獨創出多種易學圖式，以闡明自身易學觀，是以筆者將梳理朱震易學嗣承之脈絡，以圖書為進路，解構其所做之《易》學諸圖式中的具體形象，探尋〈坎〉、〈離〉兩卦在易學中的特殊地位。<sup>16</sup>

## 二、圖書與義理之上下關係

圖書之學，原先指稱的乃是《河圖》與《洛書》。事實上，「河洛之說」雖早在先秦典籍已普遍流傳，卻不曾見其真實的面貌，各家之說都是推測之辭，<sup>17</sup>胡渭故此言：「後人或指為河圖，或指為洛書，妄矣！妄之中又有妄焉，則劉牧所宗之龍圖，蔡元定所宗之關子明《易》是也。此皆偽書，九十之是非，又何足校乎？」<sup>18</sup>認為圖書應為後人之作。乃至陳搏開始，將道教內涵融入其中「河洛之

<sup>15</sup> 陶英娜：《朱震易學哲學探微》（濟南：山東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16年）。

<sup>16</sup> 〈坎〉〈離〉的特殊性，在《易傳》已具備重要地位，其中〈繫辭傳〉就有不少對日月的論述，如「廣大配天地，變通配四時，陰陽之義配日月，易簡之善配至德。」、「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」、「天地之道，貞觀者也。日月之道，貞明者也。」、「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，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」云云。西漢京房的《京氏易傳》：「夫易者，象也……聖人所以仰觀俯察，象天地日月星辰……孔子曰：『陽三陰四，位之正也。』三者東方之數，東方日之所出，又圓者徑一而開三也。四者西方之數，西方日之所入。又方者徑一而取四也。言日月終天之道。故易卦六十四，分上下，象陰陽也。」（藏於明代津逮秘書本第二集，約西元14世紀），卷下，葉1。三者東方之數，四者西方之數。天以開三為陽，東方日之所出，地以開四為陰，西方日之所入。京房以《河圖》之數與方位相配之關係，雖未直指日月關係，仍開展出日上（月下）為陽，日下（月上）為陰，兩者互動的動態天道運行。到了漢代鄭康成《易緯乾鑿度》：「故易卦六十四，分而為上下，……。乾坤者，陰陽之根本，萬物之祖宗也。為上篇始者，尊之也。離為日，坎為月，日月之道，陰陽之經，所以終始萬物，故以坎離為終。」鄭康成註此：「言以日月終天地之道也。」；《易緯乾坤鑿度》：「乾坤在道，日月相對。」鄭康成註此：「乾坤獲正道，見用在訓存，存正之道大用，日與月相將，合而又離，不離乾坤者也。」詳可參閱〔日〕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輯：《緯書集成·易編》（石家庄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頁15、115。可見於上下經之異，乃天地之道與人倫之道的不同，天地之道起於〈乾〉〈坤〉迄於〈坎〉〈離〉。日月的運行不離〈乾〉〈坤〉，〈坎〉〈離〉以此為常，運行成形而下的人倫之道。漢代魏伯陽《周易參同契》：「天地設位，而易行乎其中。天地者，乾坤之象也；設位者，列陰陽配合之位也；易謂坎離者，乾坤二用。……坎戊月精，離已日光，日月為易，剛柔相當，土旺四季，羅絡始終，青赤黑白，各居一方，皆秉中宮，戊已之功。」此處徵引〔南宋〕朱熹：《周易參同契考異》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頁16。除了乾坤坎離的體用關係，亦以「居中」之位闡明坎離之特殊性。

<sup>17</sup> 陳志淵對此有詳細的考證，見氏著：《朱震（漢上易傳）研究》，頁68-69。

<sup>18</sup> 〔清〕胡渭著，鄭萬耕點校：《易圖明辨·卷一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），頁1。

說」，建立起新的易學圖式，開展新的圖書之學，宋代的圖書主張具備新的時代特色，不同於漢代象數，在義理上開始具備理學的思維。

朱熹引用《繫辭傳》：「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」<sup>19</sup>強調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在《周易》上的根源意義，首度將《圖》、《書》置於經前，使得自朱熹以降，太極、兩儀、四象及八卦等概念，皆穿鑿於《圖》、《書》之上。清代胡渭批評之：「《河圖》之象不傳，固《周易古經》及注疏未有列《圖》、《書》於前者，有之自朱子《本義》始。」<sup>20</sup>然而，朱熹將九圖冠於《本義》之首，並非無故，主因乃其將宋代創新的象數易視為易學的基本要義，而《卦圖》便是用以呈現象數之體。李光地在《周易折中》評之：

今案：溺於象數而支離無根者，固可棄矣。然易之為書，實根於象數而作，非他書專言義理者比也。但自焦贛、京房以來，穿鑿太甚，故守理之儒者，遂鄙象數為不足言。至康節邵子，其學有傳，所發明圖卦著策，皆易學之本根，豈可例以象數目之哉？故朱子表章推重，與程子並稱。<sup>21</sup>

後來學者不論潛心象數或義理，皆流於支離無根之弊，但是《周易》的成書，是根據於象數，並非如王弼所言僅以義理為本，但焦贛、京房又太過穿鑿附會，使得象數流於弊端。直至邵雍，受李之才之傳，發揚易學的本根，即圖書及卜筮，才不使《周易》獨以象數的目光觀之。因此朱熹以九圖冠《本義》之首，藉此強調圖書之於易學的根本地位，避免象數或義理的各自偏重與穿鑿。

朱震《周易卦圖》雖列於附錄，卻同樣認可圖書的載體性，不同的是，朱熹強調圖書的根本性地位，朱震則在《周易卦圖》云：「《卦圖》所以解《彖》、《象》，推廣《說卦》，斷古今之疑，發不盡之意，彌縫《易傳》之闕者也。」<sup>22</sup>認為圖書是為「未知者」設立的。先跳脫圖書之學，回頭看看《周易》經典中的「象」與「義」之關係。朱震云：

聖人設卦，本以觀象，不言而見吉凶。自伏羲至於堯、舜、文王，近者同時，遠者萬有千歲，其道如出乎一人，觀象而自得也。聖人憂患後世，懼觀之者，其智有不足以知此，於是繫之卦辭，又繫之爻辭，以明告之，非得已也，為觀象而未知者設也。<sup>23</sup>

<sup>19</sup> [南宋]朱熹：《周易本義》（臺北：臺大出版中心，2016年），頁248。

<sup>20</sup> [清]胡渭著，鄭萬耕點校：《易圖明辨·卷一》，頁2。

<sup>21</sup> [清]李光地：《御纂周易折中·凡例》（北京：中央編譯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1-2。

<sup>22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卦圖·卷上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545。

<sup>23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集傳·卷七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404。

朱震認為，聖人畫卦之因，本意乃透過卦象的觀察來反應吉凶。聖人擔心後世無法了解象所涵攝的意義，因此做卦辭、爻辭等。由此可知「象」為吉凶的載體，卦辭、爻辭皆是用來解釋「象」所乘載的意義。不論是四庫館臣所記載「以象數為宗，推本源流。」或其自述云：「以《易傳》為宗，和會雍、載。」雖看似相悖，但追求的分別是原其始及要其終，旨趣相同。<sup>24</sup>由此推知，朱震的易學核心乃是言象數，最後落實到義理之中。

如前所述，圖書同樣為承載義理的載體，是用來解釋未盡之義。因此朱震潛心蒐制易圖，除了採集前人圖例外，亦構築了由數論或義理出發的圖式，企圖將卦爻與納甲、消息、律呂、天文等說納入易圖之中，由此亦可見其賦予《周易》宇宙論的積極意義。對比朱熹以圖冠首，雖然朱震的《易》著當中，《周易卦圖》位於附錄之處，然綜上所述，可以得知朱震繪創卦圖之用，乃是為了理解義理，是以筆者後文所論之序，以圖為先，後闡義理。

### 三、朱震圖書易對坎離之建構

〈乾〉、〈坤〉兩卦具有創生性的初始意涵，兩卦互相含攝相交而成〈坎〉、〈離〉。朱震易學看重卦變，是以具備卦爻變動之特殊意義的〈坎〉、〈離〉在朱震易學佔有重要位地位。朱震廣納先儒各家之說，其針對〈坎〉、〈離〉的思想，主要繼承京房、虞翻及魏伯陽等人。朱震的圖式以宇宙觀、氣化萬物及解釋《象》《象》為排列順序。<sup>25</sup>關於〈坎〉、〈離〉的新創圖說，主要有三。分別為《日月納甲圖》、《天壬地癸會於北方圖》以及《坎離天地之中圖》，下文將依序討論。

#### （一）《日月納甲圖》

<sup>24</sup> 蕭漢明：〈論朱震易學終的象數易〉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 18。

<sup>25</sup> 陳志淵：《朱震（漢上易傳）研究》，頁 145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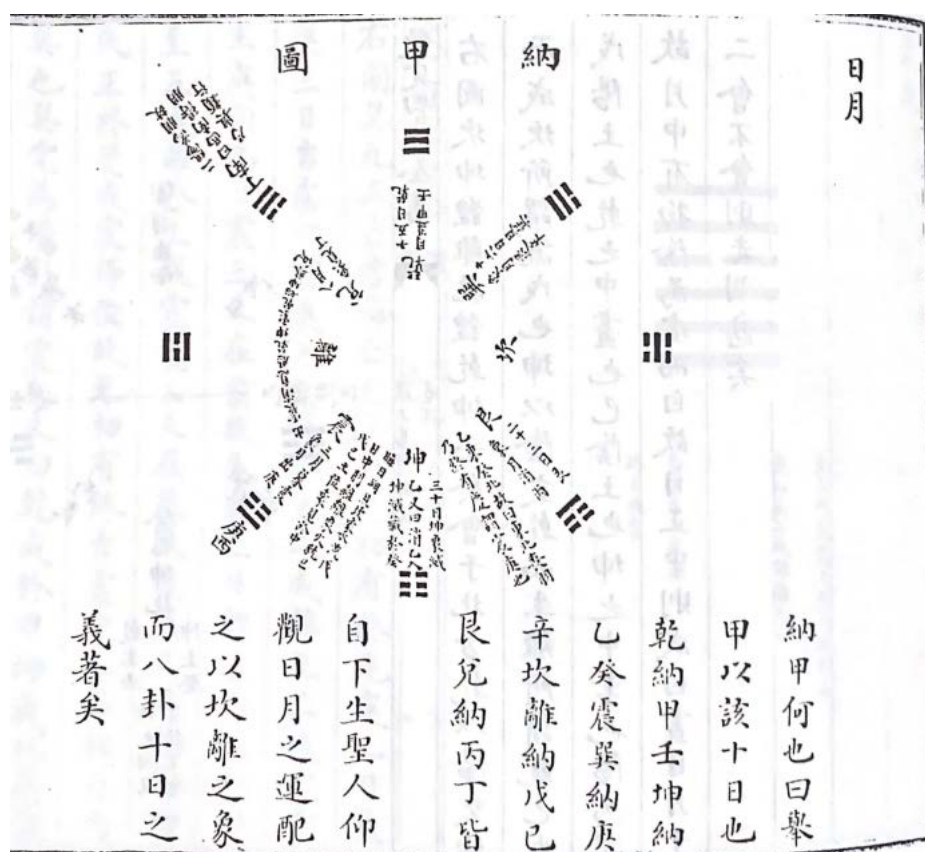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<sup>26</sup>

朱震對圖式的說明中，直指納甲是自「聖人觀日月之運，配之以坎離之象，而八卦十日之義者矣。」而成，〈坎〉、〈離〉居於圖式之中，其特殊地位被具體提出。朱震在解釋《納甲》圖時，<sup>27</sup>首先引用《繫辭》：「懸象者明莫大於日月。」先指出日月的重要性，再引用《坤象》：「西南得朋，東北喪朋」說明方位入《周易》的納甲精神，早可見於《易傳》。為了證明此一論點，朱震亦採用虞翻以陰陽消息的方式解釋，虞曰：「陽喪滅坤，坤終復生，此指說《易》道陰陽之大要也。」<sup>28</sup>也就是其在圖式上所寫下的日月週期：

其在震上云「三月暮，震象，月出庚」、兌上云「八月，兌象，見丁」、乾上云「十五日，乾，月盈甲壬」、巽上云「十六日旦，巽象，月退辛」、艮上云「二十三日，艮象，月消丙」、坤上云「三十日，坤象，滅乙，又曰消

<sup>26</sup> 案：無論宋抄本、通本或四庫本，圖上小字皆不清楚，雖有後人融合三本編纂，然其亦以四庫本為底本，故本文所引朱震圖式皆以四庫全書本為主。〔北宋〕朱震：《漢上易傳卦圖·卷中》，收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 11 冊，卷 11，葉 2。

<sup>27</sup> 這裡指稱《日月納甲圖》，朱震本文稱右圖（此圖）《納甲》，故筆者保留朱震之說。

<sup>28</sup> 〔北宋〕朱震：《周易卦圖·卷下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 619。



乙入坤，滅藏於癸」等。<sup>29</sup>

朱震繼承的納甲說，不出於京氏、虞氏及魏氏。京氏以十天干配八卦，乾坤配甲乙壬癸，象徵陰陽之終始。剩下六天干，分別相配以震配庚、巽配辛、坎配戊、離配己、艮配丙、兌配丁。<sup>30</sup>到了魏伯陽，進一步依據「日月為易」的觀點提出：

三日出為爽，震庚受西方。八日兌受丁，上弦平如繩。十五乾體就，盛滿甲東方。蟾蜍與兔魄，日月（氣）雙明，蟾蜍視卦節，兔者吐生光。七八道道已訖曲折低下降，十六轉受統，巽辛見平明，艮直於丙南，下弦二十三，坤乙三十日，東北喪其朋。節盡相禪與，繼體復生龍，壬癸配甲乙，乾坤括始終。<sup>31</sup>

將十天干配上月亮的朔望盈缺，天干乃指涉月亮出沒之方位，再加上一月之天數。然而《參同契》把月象附會進丹象之中，將鼎爐視為一個宇宙縮影。虞翻兼融採納京氏及魏氏的觀點，發揚納甲之說，將納甲與天地之數相配，其釋《繫辭》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」時云：

五位謂五行之位。甲乾、乙坤相得，合木，謂天地定位也。丙艮、丁兌相得，合火，山澤通氣也。戊坎、己離相得，合土，水火相逮也。庚震、辛巽相得，合金，雷風相薄也。壬壬、地癸相得，合水，言陰陽相薄而戰於乾。故「五位相得，而各有合。」或以一六合水，二七合木，三八合火，四九合金，五十合土也。<sup>32</sup>

將天地之數與納甲方位相配，而得五行之位；天數的五個生數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與地數五個成數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相配，合為五行之位。虞翻解釋《繫辭》時統合起方位、數論與五行的關係。次之，虞氏將納甲與日月相配，其釋《繫辭》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」時云：

謂日月懸天成八卦象。三日暮，震象出庚；八日，兌象見丁；十五日，乾象盈甲；十七日旦，巽象退辛；二十三日，艮象消丙；三十日，坤象滅乙。晦夕朔旦，坎象流戊。日中則離，離象就己，戊己土位，象見於中，日月

<sup>29</sup> 案：此處為朱震《日月納甲圖》中各卦上之小字，不易閱讀而轉成文字敘述。

<sup>30</sup> 崔波認為完整的納甲說由京房創立，見氏著：《京房易學思想探索》（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117。

<sup>31</sup> 〔東漢〕魏伯陽著，〔清〕朱元育註：《參同契闡幽》（臺中：自由出版社，1959年），頁2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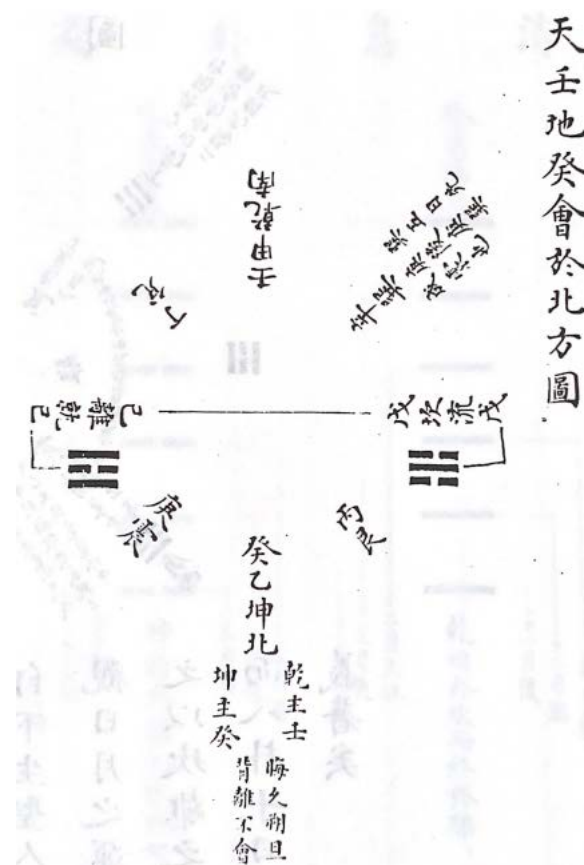
<sup>32</sup> 〔唐〕李鼎祚：《周易集解》，頁421。

相推，而明生焉。故「懸象著明，莫大乎日月」者也。<sup>33</sup>

月體盈缺的主要敘述與《周易參同契》文相去不遠，除了在〈巽〉卦上有一日之別，魏氏以十六日巽、虞氏以十七日巽，其餘「三日震、八日兌、十五日乾、二十三日艮、三十日坤。」皆同。再來，提出坎離居戊己之中位，表示日月為運行之主體，由「日月相推」推論月體盈缺的變化。

參看朱震《日月納甲圖》，大致與之同，皆配上時間、天干、方位及日月之變化。惟巽象採魏氏十六日之說。特別的是，朱震在離上云「出震消息，歷乾坤，象乾始坤終」，指的是月體三日出震，經歷十五日乾，三十日坤的過程，乾坤代表著月體循環的過程。朱震在坤與震之中云「晦日朔旦，坎象流戊，日中則離，離象火就己。戊己土位，象見於中。」<sup>34</sup>與虞氏無異，乃把〈坎〉、〈離〉地位居中，象徵月體運行的主體。換句話說，坎離為運行之主體，乾坤則為運行的過程，換言之，乃是坎離為乾坤（天地）之用的證據。

## （二）《天王地癸會於北方圖》



<sup>33</sup> [唐] 李鼎祚：《周易集解》，頁 436-437。

<sup>34</sup> [北宋] 朱震：《漢上易傳卦圖·卷中》，收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 11 冊，卷 11，葉 2。

圖 2<sup>35</sup>

《天壬地癸會於北方圖》同樣以〈坎〉、〈離〉居中，且朱震製圖時以伏羲先天八卦為基底，使方位為〈坎〉、〈離〉橫而六卦縱，日月橫互於天地之間，體現日月交感於天地闔闢的意義。朱震之所以採用先天八卦圖為基底，乃因「乾天左旋，坤地右轉，乾坤上下，自然相交而成六子」<sup>36</sup>的天地運動，是宇宙自然運化的法則。朱震在圖式中的補充如下：

坎，坤體，離，乾體。乾坤壬癸會於北方，乾以陽交坤而成坎，所謂流戊也；坤以陰交乾而生離，所謂就己也。戊，陽土也，乾之中畫也；己，陰土也，坤之中畫也。陽為實，故月中有物，陰為虛而白，故日正中則成白晝。日月十二會，不會則光明息矣。<sup>37</sup>

乾坤壬癸會于北方的問題可以由朱震注〈歸妹〉的卦辭探出端倪。

乾，天也，乾納甲壬；坤，地也，坤納乙癸。離，日也，坎，月也。故觀月知日，觀日月而知天地。以一月論之，日遲月速，東西相望，震兌也。月至于晦則自東而北，乃與日會。東，乙也，北，癸也，消乙入癸，會于乾壬。壬癸，北方氣之所歸。十有二會，萬物畢昌，而月復見于震兌矣。

38

簡言之，乃日月相望，日月始見於震（三日）兌（八日）之位，往坤位（三十日）運行。然而日遲月速，兩者繞行的速度不一，晦夕之時，月由東入北時與日會於乾壬之位。乾壬乃是天地之精之所歸，事實上，日月並不會於北方相會，雖伏羲八卦象了宇宙天地，立基了坤北乾南的先天方位。然而《天壬地癸會於北方圖》所說「會於北方」並非伏羲八卦所呈現之方位，而是指涉更上一位階的氣化論層次。

朱震《漢上易傳卦圖》卷上蒐錄「太極圖」，是肯認「太極動而生陰陽」的生化力量，其繼承漢代《易》學的氣化觀，亦吸收周敦頤、邵雍、程頤等人的宇宙論。構築「太極」為宇宙論核心的說法，認為「太極」為萬物之根本，是一種元氣。

<sup>35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漢上易傳卦圖》，收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1冊，卷11，葉4上。

<sup>36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叢說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708。

<sup>37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漢上易傳卦圖·卷中》，收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1冊，卷11，葉4下。

<sup>38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集傳·卷五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331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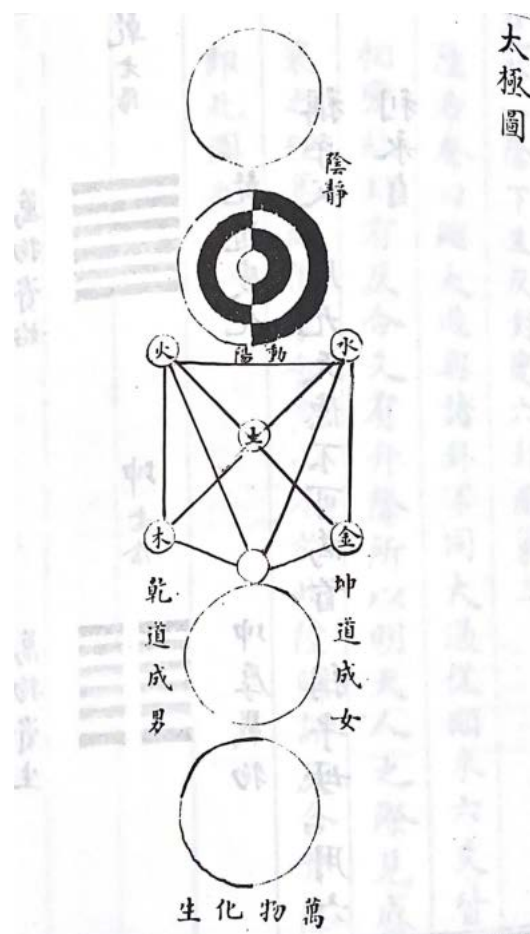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3<sup>39</sup>

有此理解，再回頭理解先天八卦「天左旋而地右轉」的相交過程，乃是「太極圖」中「元氣」至「陰陽」階段。乾體與坤體相會於此，相交而生〈坎〉、〈離〉。太極圖中，陰陽生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，土位居中。坎，乾之中畫，陽土；離，坤之中畫，陰土。因此，再由氣化論回到天地中的八卦方位，〈坎〉、〈離〉順理橫互中位。〈坎〉為月，月中有陽爻，因此月亮白中而有晦暗之面。〈離〉為日，日中有陰爻，陰虛而白，故太陽會帶來整個白晝，日月十二會，乃指一年中，日月於天地運動中交互不息。是以《天壬地癸會於北方圖》所指稱的「會於北方」，應由朱震的氣化宇宙觀出發。

朱震在《天壬地癸會於北方圖》上辛庚與癸乙的位置注下小字。辛巽之下注「巽五日，先庚後庚，巽成震也。」，癸乙下注「晦及朔旦，背離不會。」是以月體三十日為週期的運動說明，更詳細的日月變化圖式，需看朱震所製《月之盈虛圖》：

<sup>39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漢上易傳卦圖·卷上》，收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 11 冊，卷 11，葉 11 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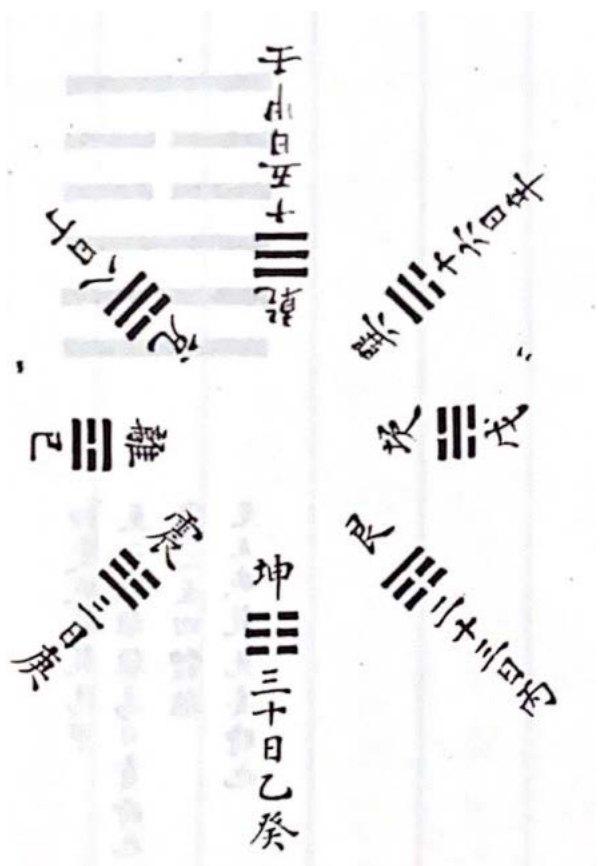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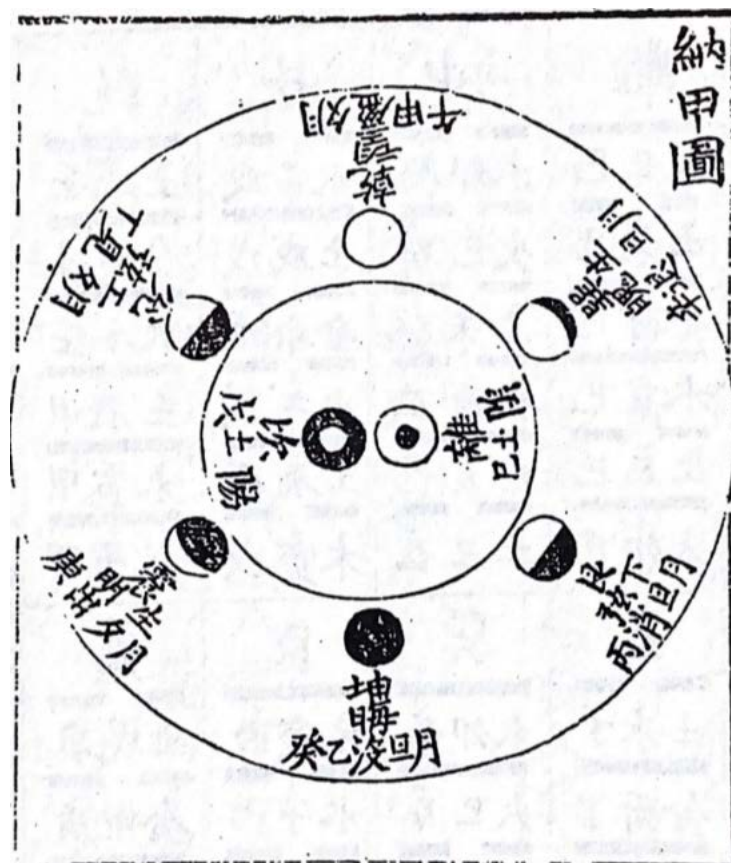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<sup>40</sup>

《月之盈虛圖》乃是根據魏氏的《月體納甲圖》之說而來，確立了三日庚、八日丁、十五乾甲、十六辛、三十坤乙的納甲排列。然而，魏氏之圖主要依據月亮之顯藏，繪製晦日、望月、上弦半月、下弦半月、由晦而朔及由望入缺兩兩相配。

<sup>40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漢上易傳卦圖·卷下》，收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1冊，卷11，葉7下。

圖 5<sup>41</sup>

朱震以先天八卦為基礎重製月亮週期。根據八經卦的陰陽爻，配以相應之週期。震時一陽升為月朏；兌時二陽升為上弦；乾時三陽爻為望月，巽時一陰升為凸弦，艮時二陰升為下弦，坤時三陰爻為晦日。〈坎〉、〈離〉日月是運轉本體，因此無配。朱震對盈虛圖的解釋為：「月三日成震，震納庚，十五日成乾，乾納甲，三十日成坤，滅藏於癸而復出震。」<sup>42</sup>與前述魏伯陽、虞翻皆同，除了簡扼地說明月亮週期配以方位之關係，亦在末行「滅藏於癸而復出於震」強調日月運行生生不息。

然而，《天壬地癸會於北方圖》辛巽之下所注並非十五日，而是「巽五日，先庚後庚，巽成震也。」〈巽〉、〈震〉兩卦乃飛伏關係，<sup>43</sup>月體盈缺之象也對立。

《月體納甲圖》並沒有刻劃細微的月亮盈缺圖，僅是大方向的指出盈缺、半形及晦望的月體形狀，因此「巽五日，先庚後庚」所呈現之圖，於現代天文中雖有月

<sup>41</sup> 此引季本之圖，乃因其圖式參照魏伯陽繪製，並且將〈坎〉〈離〉、盈虛及方位繪於圖中。〔明〕季本：《易學四同別錄·卷二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續修四庫全書，1995年），卷6，葉47下。

<sup>42</sup> 〔北宋〕朱震：《漢上易傳卦圖·卷下》，收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1冊，卷11，葉7下。

<sup>43</sup> 虞翻將《易傳》的「旁通」概念賦予特別意義，其認為陰中有陽，陽中有陰，因此陽通陰，陰通陽，兩者相生相倚。詳見林忠軍：《象數易學發展史》（北京：齊魯書社，1994年），頁221。

體缺口不同之差異，但置於魏伯陽《月體納甲圖》中，可與震庚之圖相重合。〈巽〉、〈震〉的飛伏關係，月體之形也對立，「巽成震」的說法，乃說明了見者為飛，不見者為伏之相生相倚，由此可見朱震《易學》對卦變之重視。

《天壬地癸會於北方圖》大體上呈現了日月在宇宙圖式中的重要性，不僅將坎離至於戊己中位，亦融合納甲之說，將月體運動簡述在其中，「巽成震也」的注解，除了飛伏的變卦思想，亦兼攝日月相生相對的關係，凸顯了日月於內於外的不可分割性。雖〈坎〉、〈離〉位於戊己之中位，然而《天壬地癸會於北方圖》的繪製方式仍採用環繞之法，八卦各執一方，因此朱震另作有《坎離天地之中圖》。

(三)《坎離天地之中圖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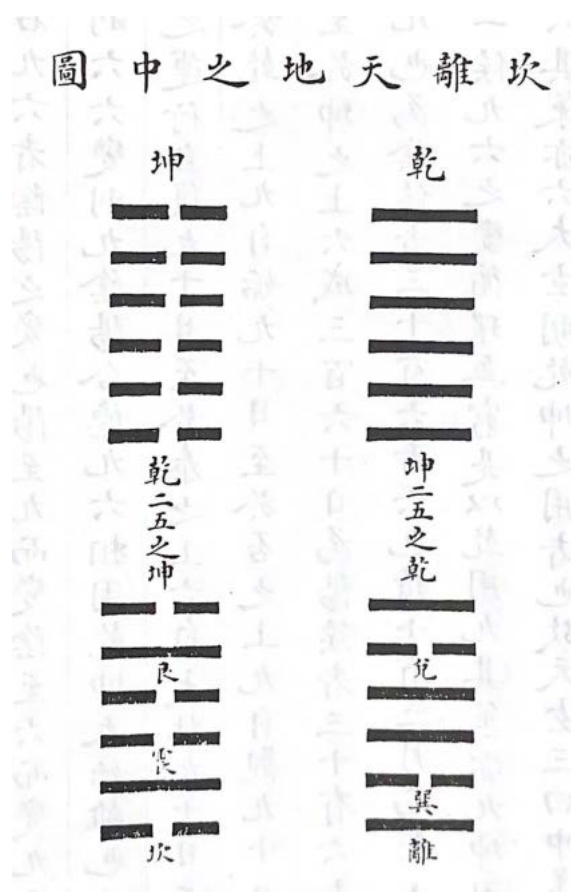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6<sup>44</sup>

《坎離天地之中圖》乃說明八卦的生成過程。朱震在圖式下云：

乾坤，鬼神也；坎離，日月水火也；艮兌，山澤也；震巽，風雷也。坎離震兌，四時也。坎離，天地之中也。聖人得天地之中，則能與天地日月四

<sup>44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漢上易傳卦圖·卷下》，收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1冊，卷11，葉16上。

時鬼神合。先天而天弗違，聖人即天地也；後天而奉天時，天地即聖人也。聖人與天地為一，是以作而萬物覩。同聲相應震巽是也；同氣相求，艮兌是也；水流濕、火就燥，坎離是也；雲從龍、風從虎，有生有形，各從其類，自然而已。<sup>45</sup>

《坎離天地之中圖》主要說明八卦生成之次序。〈乾〉、〈坤〉象鬼神，說明〈乾〉、〈坤〉具有等同於「陰陽」的氣化高度。接續以〈坎〉、〈離〉生成，象徵日月水火。再來生成〈艮〉、〈兌〉所象之山澤，有山陸高低之別後，才出現〈震〉、〈巽〉的風雷之象。朱震特別提出，「坎離，天地之中也。」直指〈坎〉、〈離〉的特殊地位，聖人得天地核心，能隨時以就宇宙運行，與天地為一。

《坎離天地之中圖》是朱震以《說卦傳》的乾坤生六子為基礎而繪製。<sup>46</sup>然而，其所建構出來的六子次序實與《說卦傳》不同，《說卦傳》：

乾，天也，故稱乎父。坤，地也，故稱乎母。震一索而得男，故謂之長男。巽一索而得女，故謂之長女。坎再索而得男，故謂之中男。離再索而得女，故謂之中女。艮三索而得男，故謂之少男。兌三索而得女，故謂之少女。

47

《說卦傳》主要以一陽（陰）升降的方式，決定長中少的次序，初爻陽而為震，初爻陰而為巽，二爻陽而為坎，二爻陰而為離，三爻陽而為艮，三爻陰而為兌。雖可以推斷長男、長女的生成次序可能比中男、中女、少男、少女或早，但不影響六子皆為八經之卦，具相同位階。然而朱震以別卦解釋之。〈乾〉的二五爻入於〈坤〉之中而成〈坎〉；〈坤〉的二五爻入於〈乾〉之中而成〈離〉。又〈坎〉二三四爻互體而成〈震〉，三四五爻互體而成〈艮〉；〈離〉二三四爻互體而成〈巽〉，三四五爻互體而成〈兌〉。由〈坎〉、〈離〉重卦中互體而成其他四個經卦，乃是朱震對於〈坎〉、〈離〉特殊地位的解釋。

這樣的觀點並非朱震首要提出，僅是將先儒之說繪製成圖。早在虞翻解說乾坤生六子時，已提出類似的說法。其注《繫辭》「是故剛柔相摩，八卦相盪」時云：「旋轉稱摩薄也。乾以二五摩坤，成震、坎、艮。坤以二五摩乾，成巽、離、兌。」<sup>48</sup>雖今存文獻中，虞翻並未對乾坤生六子直接做出「互體」的解釋，然而

<sup>45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漢上易傳卦圖·卷下》，收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1冊，卷11，葉16下。

<sup>46</sup> 陳睿宏（陳伯适）：《義理、象數與圖書之兼綜——朱震易學研究》，頁495。

<sup>47</sup> [唐]李鼎祚：《周易集解》，頁516-517。

<sup>48</sup> [唐]李鼎祚：《周易集解》，頁391。



互體之說卻在虞氏之下趨於完備，<sup>49</sup>使得後代儒者們皆認為虞翻對「剛柔相摩，八卦相盪」的注釋，乃是以「互體」為基礎。朱震在其《叢說》云：

易曰：剛柔相摩，八卦相盪，先儒謂陰陽之氣旋轉摩薄。乾以二五摩坤成震、坎、艮。坤以二五摩乾成巽、離、兌，故剛柔相摩，則乾坤成坎離，所謂卦變也。八卦相盪，則坎離卦中互有震艮巽兌之象，所謂互體也。<sup>50</sup>

先儒即指虞翻，說明了乾坤生六子的過程，乃是陰陽相互迫近、交感的動態激盪。此外，這段話也說明了〈坎〉、〈離〉的特殊性。朱震指出〈乾〉、〈坤〉成〈坎〉、〈離〉，是經由卦變的過程，〈坎〉、〈離〉成〈震〉、〈艮〉、〈巽〉、〈兌〉則是透過互體而來。特別的是，〈乾〉、〈坤〉、〈坎〉、〈離〉四卦，是從六畫卦的角度而言卦變的關係，而〈震〉、〈艮〉、〈巽〉、〈兌〉四子則是以三畫卦來說明互體。這樣的內涵旨在強調八卦之間的相互蘊含，並且道出〈坎〉、〈離〉為〈乾〉、〈坤〉之用的特殊意義。<sup>51</sup>

#### 四、朱震義理易對坎離之建構

由上節可知，三個圖像所發之義，皆攸關於〈坎〉、〈離〉為〈乾〉、〈坤〉之用。在《日月納甲圖》中，以日月為運行主體，居於天地之中；《天地壬癸會於北方圖》牽涉氣化宇宙論的意涵，太極為元氣，一氣二分為陰陽，陰陽相交而生五行，〈坎〉、〈離〉乃〈乾〉、〈坤〉相涵而成，因此居中；《坎離天地之中圖》以〈乾〉、〈坤〉相揉而生〈坎〉、〈離〉，後衍四子。圖書既為義理之載體，勢必朱震在義理《易》本身，必有構築〈坎〉、〈離〉特殊性的描述。

朱震為程頤的再傳弟子，且延續漢代氣化的觀點，因此在義理思想的表現上，主要受程頤、張載等人的儒學內涵所影響，多以儒家本色「重禮」、「君臣之道」、「合天地人」等角度闡發《周易》。筆者將以「氣化論」與「儒學本色」為綱，梳理朱震義理之脈絡，探析〈坎〉、〈離〉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

##### （一）氣化論

朱震對氣化論的敘述，主要根源於《繫辭傳》：「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」認為太極是宇宙之根源，其云：「夫《易》廣矣大矣！其遠不可

<sup>49</sup> 雖互體之說早在《左傳》中記載，凡主象數的易學家多採此法，至虞翻集大成。詳見林忠軍：《象數易學發展史》，頁 228-230。

<sup>50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叢說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 696。

<sup>51</sup> 詳見楊淑瓊：〈虞翻《易》學中「旁通」之作用〉，《鵝湖月刊》第 346 期（2004 年 4 月），頁 56。

禦矣！然不越乎陰陽二端，其究則一而已矣。一者，天地之根本也，萬物之權輿也，陰陽動靜之源也，故謂之太極。」<sup>52</sup>《周易》廣大而無所不包，這些萬物卻不出於「陰陽」二氣。實際追究「陰陽」二氣究竟是什麼，其實也根本於同樣的東西，即天地之根本，陰陽、天地之根本，就是太極。若太極是本源，則如何從本源開展至萬物？乃透過陰陽的生化力量，即〈乾〉、〈坤〉合德，相互推盪而成。

53

陰陽生化後，開展出四象、八卦的宇宙圖式，朱震在《說卦傳》注：

伏羲氏之畫卦也，乾坤定上下之位，坎離列左右之門，震與巽為偶，艮與兌相配，震離兌乾，天之四象也；巽坎艮坤，地之四象也。八卦相錯，乾坤相易，生六十四卦，……太玄曰：南北定位，東西通氣，萬物錯乎其中，準八卦也。<sup>54</sup>

朱震以先天八卦解釋八卦的形成，〈乾〉、〈坤〉定上下之位，〈坎〉、〈離〉列左右之門。其餘四卦倆倆而生，依照屬性分為天四象及地四象。〈乾〉、〈坤〉合德，相揉交錯而生〈坎〉、〈離〉，使陰陽得以生化萬物。朱震引「太玄曰：南北定位，東西通氣」乃指涉〈坎〉、〈離〉為〈乾〉、〈坤〉之用，氣由此通生萬物。換言之，〈坎〉、〈離〉為生化力量與萬物之中介。此外，朱震亦認可〈坎〉、〈離〉具備陰陽之道的特殊意義，其云：

晝夜者，陰陽也。推乎晝夜陰陽之道而通之，則知幽明、知死生、知鬼神，非盡己之性、盡物之性者，不能也。故通乎晝夜之道，而知陰陽兩也。兩者合一而不測者，神也，不測則無方。剛柔雜居，而相易者，用也，相易則無體。知易無方，則知易無體。知易無體，則知一陰一陽之道。<sup>55</sup>

《繫辭傳》以「通乎晝夜之道」而知《易》的無體之妙。朱震以為晝夜是陰陽氣化的表現，因此推乎陰陽可知《易》道。若萬物錯落於《易》道之中，則從晝夜之端，可以回溯陰陽之道，是可以知萬物。「晝夜」的使用與〈坎〉、〈離〉的日月之象並非巧合，事實上，〈坎〉、〈離〉之象實可滿足朱震的說法。晝夜與日月對應，且皆由〈乾〉、〈坤〉兩者生化而成，兩者透過氣的流動結合，卻具有難以

<sup>52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集傳序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3。

<sup>53</sup> 陳睿宏對「乾坤」深刻的論述，其認為朱震肯定「乾坤」具有本源高度的生化功能。見氏著：《朱震易學思想中「乾坤」的重要意義》，頁170-171。

<sup>54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集傳·卷九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472。

<sup>55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集傳·卷七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410。

感知的神妙性。〈乾〉、〈坤〉陰陽爻雜揉而為〈坎〉、〈離〉，〈坎〉、〈離〉為〈乾〉、〈坤〉相易互用，雖不成陰陽之體，而為陰陽之用。是可說〈坎〉、〈離〉具有可見陰陽之道的特殊意義。

《說卦傳》亦可見朱震對〈坎〉、〈離〉在氣化論中的特殊性，朱震云：

橫渠曰：『日月之精，互藏其宅是也。』乾言日月，合其明者，坎離互用也。豫言日月不過者，坎為月，伏離為日，日月會於北方也。恒言日月得天者，乾九四之五變離坎也。<sup>56</sup>

朱震受張載氣化論影響，這裡也可看見端倪，其引張載之言說明「日月互藏」的狀況，指涉的是飛伏之關係，後以幾卦釋例。何以〈乾〉可言「日月」？乃因可見可為〈乾〉，伏者為〈坤〉。〈乾〉、〈坤〉相合則為日月之明，也就是〈坎〉、〈離〉互用。以日月之象論《周易》，〈豫〉為雷地之象，其中三四五爻為〈坎〉，伏卦為不見者，因此三四五爻的伏卦為〈離〉。兩者會於北方，即會於氣化論的太極本源。〈恆〉為雷風之象，其中二三四爻為〈乾〉，因此將四爻與五爻互置，則會變成三四五爻為〈離〉、四五六爻為〈坎〉的日月之象，且於上卦，得天之位。

綜上所述，六十四卦內，大致都能找到〈坎〉、〈離〉暗藏的身影，是可說六十四卦皆由〈坎〉、〈離〉伸衍而成，得以作為生化萬物之用。回首朱震釋《象傳·乾》：

六爻，天地相函，坎離錯居。坎離者，天地之用也。雲行雨施，坎之升降也。大明終始，離之往來也。所謂亨也。萬物殊品，流動分形，陰陽異位，以時而成。<sup>57</sup>

直指天地萬物由〈坎〉、〈離〉錯居其內而生化，強調的乃〈坎〉、〈離〉居於天地之中而為天地之用的相互涵涉之狀態，〈乾〉、〈坤〉、〈坎〉、〈離〉四卦，具有緊密連結的上下關，〈坎〉、〈離〉為〈乾〉、〈坤〉之用，確無出入。

## （二）儒學本色

「太極者，中之至也，天地之大本也，所以生天地者也。天地分太極，萬物分天地，人資天地之中以生，觀乎人則天地之體見矣。」<sup>58</sup>《易》之所以能觀人，乃萬物與人的本源，皆自太極而出。受張載、程頤等儒學氣質影響，朱震在訓《周

<sup>56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集傳·卷七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514。

<sup>57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集傳·卷一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3。

<sup>58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叢說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709-710。

易》時，同樣也以儒家角度解釋之，強調合於天地人的人文關懷。朱震直指「蓋善端初起者，乾也；身行之而作成其事者，坤也。」<sup>59</sup>〈乾〉、〈坤〉具有善及行善的本源功能，卻未見朱震對〈坎〉、〈離〉的描述。然而，《周易》所設，本為趨時盡利而明吉凶，雖未言明，〈坎〉、〈離〉卻為衍義卦爻辭吉凶的重要角色：

朱震以君子小人之道釋《彖辭·泰》云：

泰者，通而治也。是故君子內則其道日長，小人外則其道日消，如是，則能存泰而不入否矣。關子明曰：「乾來內坤往外，則君子辟，小人闔，故名之曰泰；反是名之曰否。」作《易》者，其辟君子而通小人之闔也，故以君子名其卦。<sup>60</sup>

朱震直觀的以〈乾〉、〈坤〉為君子小人之象，透過儒學對君子、小人的對立操守，輔以象數上的內外關係，說明〈泰〉辟君子而通小人之闔的內在涵義。詳細看其爻辭，朱震在釋「九二」時，透過爻位的升降，將「二之五」，使〈泰〉具〈坎〉、〈離〉象。其云：

六五柔中以下九二，二剛中而配五，坎離日月，充滿六合而無私照，其道光大，如是則無一物不泰矣。《易》言，道大無所不容者曰『光大』。思慮褊狹者，未光大，陋之謂也。時已泰矣，苟淺中不能容之，則輕人才，忽遠事，植朋黨，好惡不中，不足以厭服人心，天下復入於否。<sup>61</sup>

五為陰爻，二為陽爻。透過升降的卦變系統，以「二五易位」之象進入儒學脈絡，〈泰〉已為天地交感、君臣志同之卦，若君臣不能相互容納（二五易位），則有輕人才，忽遠事，植朋黨之弊。〈乾〉復天位，〈坤〉復地位，彼此不交感則成〈否〉，無法「止於至善」。「二之五」則〈乾〉、〈坤〉成〈坎〉、〈離〉，為日月照天地之象，光照無漏處，乃以〈坎〉、〈離〉指涉君子之道義，大至塞乎天地之間者。

除君臣關係，其他人倫之道也同於此，朱震以夫婦之道釋《彖傳·歸妹》：

此象先言天地之大義。人之終始者，明夫婦之道，原於天地，重人倫之本也。歸妹自泰來，三之四為震，四之三為兌，天地相交而成坎離。坎離者，天地之用也。<sup>62</sup>

<sup>59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叢說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 691。

<sup>60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集傳·卷二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 75。

<sup>61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集傳·卷二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 77。

<sup>62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集傳·卷五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 331。

《象傳》直指〈歸妹〉於天地，為天地之大義；於人，為人之始終。朱震認為婚姻之禮，是陰陽交際，故以夫婦之道為人倫之根本。〈歸妹〉由〈泰〉進行爻變，「三之四」而成，為〈震〉、〈兌〉之象。何以朱震又云天地相交而成〈坎〉、〈離〉？以互卦的角度，〈歸妹〉二三四爻為〈離〉，三四五爻為〈坎〉。朱震再次強調〈坎〉、〈離〉為天地之用。〈歸妹〉之中所藏之〈坎〉、〈離〉，是強調其為「天地之大義」。

君子知其然，必謹於夫婦之際，下之者有義，率之者有禮，而其初正。其初正，則其末必正，故永終而無敝，歸妹初九、上六之義也。坎離合為知，知敝者，其唯君子乎？<sup>63</sup>

朱震透過〈坎〉、〈離〉的位置，討論〈歸妹〉卦辭何以無攸利之因。〈震〉上〈兌〉下，象女從男，應有禮義相待，然而，合為知的〈坎〉、〈離〉卻被遮蔽於此卦之中，雖知此道而蒙蔽於中，使得禮義不顯，難為夫婦之德，故無攸利。

既為儒家本色，除了外在的五倫之道，亦不可放過內在的修身工夫。朱震訓《象辭·謙》：

《象辭》以剝上九言之者，在上而降下者，謙也。處下而能卑者，常也，未足以盡謙之義。上九降三，六三升乎上，此謙所以亨也。尊卑相去，其位不同，於是情睽勢隔，上下不通，尊者既屈，卑者獲伸，然後上下交而功勳成矣。以天地言之，天道下濟，地道上行，萬物化生，其道光明。而所以光明者，陽濟乎陰也，非謙亨乎？曰『濟』，曰『光明』，坎象也。<sup>64</sup>

《象辭》以〈剝〉言卦變，上九降至三爻，套入陽尊陰卑的概念，陽雖尊而能處下。且三爻位處於上下卦之中，能進能退，是以有相交之功。以天地之道來比喻，則有萬物化生的力量，〈謙〉何以產生萬物化生的力量？乃因互體中，二三四爻為〈坎〉，坎雖為月，其伏為日。〈謙〉能有天地交感的力量，源自〈坎〉、〈離〉的繼承。再看朱震對「六五」的敘述：

富而能以其鄰者，常也，不富而能以其鄰者，以六五處尊位而謙虛也。能以其鄰，則能得衆，得衆故利用侵伐，無不利。五動成離，坎上與四變，有弓矢甲冑之象，以其鄰也。動之二入坎險，侵伐也，征者上伐下，以正而行也。司馬法曰：負固不服則侵之，聖人慮後世觀此爻有戈兵妄動，不

<sup>63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集傳·卷五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333。

<sup>64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集傳·卷二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99。

省厥躬者，故發之曰征不服也。六五謙虛，六二恃險不應，乃可以侵伐。禹征有苗是也。若我不謙虛，彼不肯服，自其宜也。<sup>65</sup>

以陽為富，以陰為虛。富而能左右鄰國，是常理，若不富而能左右鄰國，是因為五爻處尊位而能謙虛之故。說明君子自克，誠則可以化萬物，所以能得眾且無往不利。五爻若變陽爻，則為三四五為〈離〉、四五六為〈坎〉兩者有弓矢甲冑的逸象，有德者可以征伐不服之鄰。特別的是，朱震此解乃翻案《象傳》所說「征不服。」故其後解釋此為聖人憂慮後世訛誤此爻本義，故有此說，並引禹征三苗的歷史為證。〈坎〉、〈離〉在此看來雖只有戰爭之義，事實上，朱震所云：「動之二入坎險，侵伐也，征者上伐下，以正而行也。」指涉的乃〈坎〉、〈離〉共用的五陽爻在上位，陽爻得正且能入二爻的陰位，具備正當性，因此說以正而行。如此看來〈坎〉、〈離〉不只有弓矢甲冑之義，更重要的是其背後所承載的正當性。

## 五、結語

朱震宗於程頤，並兼容漢代以來各家象數，縮合數義而不偏廢。他的圖說更是蒐羅前儒所立，且依照宇宙觀、氣化論、《易傳》解釋的順序系統性的收錄。前賢皆對於朱震圖說的焦點，皆放在其為保存圖書的集大成者、圖書的排列上所蘊含之意義，更進一步，也只將目光停留於三大圖式。朱震本人似乎只有「資料整理」的價值。然而，朱震亦有不少兼容象數、義理、律呂等自創圖式，是以筆者期待能對朱震《易》學拋出不一樣的視域。

既然以圖書為焦點，勢必討論朱震將「圖書」置於附錄之位，乃因朱震認為，圖書是用來闡釋義理。然而從筆者研究理路看來，可以知道圖書與義理、義理與象數相互融合，在梳理圖書之意，必須有對義理的理解，朱震所述的義理，多也要依靠其以「卦變」為核心的象數概念，才得以解釋。

〈坎〉、〈離〉在漢代日月納甲說的影響下，開始具備特殊意義。在朱震的《易》學中，可以看見〈乾〉、〈坤〉、〈坎〉、〈離〉四卦的緊密連結。在本文所列的三個圖式裡，不乏能看見以〈坎〉、〈離〉為天地之主體的概念，都凸顯了〈坎〉、〈離〉在宇宙圖式中的重要角色。〈坎〉、〈離〉以提升至〈乾〉、〈坤〉所用的特殊高度。

這樣的特殊性不僅保留在圖式之中，從其義理也可看見〈坎〉、〈離〉扮演的重要角色，包含承載著陰陽之道、五倫之道及得位的正當意義。朱震善用多種「卦變」的方式，解釋卦爻辭的用象，使任意重卦，能透過互體、飛伏及逸象等「卦變」方法，將〈坎〉、〈離〉入於其中，解釋吉凶。

<sup>65</sup> [北宋]朱震：《周易集傳·卷二》，收於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頁 102-103。

由朱震結合前賢之學集大成的角度而言，可以推測〈坎〉、〈離〉在朱震以前就有其特殊性，筆者欲由朱震《易》學中以小窺大，開啟〈坎〉、〈離〉在《易》中的新視域。

## 徵引書目

### (一) 專著

- 〔西漢〕京房：《京氏易傳》，收入《明代津逮秘書本》第 2 冊，京都：中文出版社，1980 年。
- 〔東漢〕魏伯陽著，〔清〕朱元育註：《參同契闡幽》，臺中：自由出版社，1959 年。
- 〔唐〕李鼎祚：《周易集解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 年。
- 〔北宋〕朱震：《漢上易傳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 11 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。
- 〔南宋〕朱熹：《周易參同契考異》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 年。
- 〔明〕季本：《易學四同別錄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第六冊，1995 年。
- 〔清〕毛奇齡：《仲氏易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 41 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。
- 〔清〕胡渭著，鄭萬耕點校：《易圖明辨·卷一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 年。
- 〔清〕李光地：《御纂周易折中·凡例》，北京：中央編譯出版社，2011 年。
- 王婷、王心田編輯點校：《朱震集》，長沙：岳麓書社，2007 年。
- 林忠軍：《象數易學發展史》，北京：齊魯書社，1994 年。
- 唐琳：《朱震的易學視域》，北京：中國書店，2007 年。
- 崔波：《京房易學思想探索》，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16 年。
- 陳睿宏（陳伯适）：《義理、象數與圖書之兼綜——朱震易學 究》，臺北：文史哲出版，2011 年。
- 〔日〕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輯：《緯書集成·易編》，石家庄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4 年。

### (二) 期刊與專書論文

- 唐琳：〈朱震易學思想述評〉，《周易研究》第 147 期，2018 年 2 月，頁 22-30。
- 陳睿宏（伯适）：〈朱震易學思想中「乾坤」的重要意義〉，《東華漢學》，第 12 期，2010 年 12 月，頁 59-188。
- 楊淑瓊：〈虞翻《易》學中「旁通」之作用〉，《鵝湖月刊》第 346 期，2004 年 4 月，頁 52-60。
- 蕭漢明：〈論朱震易學終的象數易〉，收入《朱震集》，長沙：岳麓書社，2007 年，



頁 1-16。

(三) 學位論文

陳志淵：《朱震（漢上易傳）研究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，1993 年。

陶英娜：《朱震易學哲學探微》，濟南：山東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16 年。

曾復祺：《朱震易學之研究》，臺北：銘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8 年。

劉伯東：《朱震象數易學研究》，保定：河北大學宋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21 年。

